

永樂大典

卷六千五百五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五百五

十八陽

莊

莊公二十四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郢遂及齊侯宋公盟

社
宣
杜
預

註。無傳公子結魯大夫。公羊穀梁皆以為魯女媵陳侯之婦。其稱陳人之婦。未入國畧言也。大夫出畧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結在郢。聞齊宋有會。禪事之真。去其本職。遂與二君為盟。故備書之。本非魯公意。而人失媵陳之婦。故冬各來伐。陸德明釋文。媵。以證反文。繩證反。送告竟。音竟。好呼報反。孔穎達正義疏。十九年注公子至宋伐。正義曰。公羊傳曰。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媵不書。此何以書。為其有遂事書。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穀梁文雖不明。其意亦為魯大。左氏無傳。取彼為說。故云公羊穀梁皆以為魯女媵陳侯之婦。穀梁傳曰。其曰陳人之婦。娶之也。以未入國畧而不言。陳侯夫人。成九年伯姬歸于客晉衛齊三

國采媵。然則為人媵者。皆送至嫁女之國。使之從適而行。此郢是衛之東地。蓋陳取衛女為婦。魯使公子結送媵向衛至郢。聞齊宋為會。將謀伐魯。故擇事之宜。去其本職。不復送女至衛。遂與二君會盟。故備書之也。送女至郢。停女會盟。郢是盟處。故吉于郢。非本期送女使至郢也。既盟之後。遂不復送女。其盟本非公意。又失媵陳之婦。故至冬而三國采媵。結之此盟。於魯無益。故無嘉善之文。大八年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衛。雍丘。公子遂會難戎盟于皋。四日之間。不容反撫。亦是專命而盟。患難俱解。故再稱名氏。珍而貴之。與此異也。宣十二年宋華叔承辟。鑄之吉。以誤其國家。人被伐而赴華。微今三國伐晉。不貳公子結。有結之為盟。本欲安社稷利國家。與華叔事異。故不貳。要義公子結。遂事無益。有寄。凡媵皆送至嫁女之國。從適而行。並見前正義公羊傳。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姓婦從。何休註。言往媵之者。禮君不采媵。二國自往媵。夫人所以一夫人之尊。陸德明釋文。姊從夫用反。下註同。徐孝蹟。媵者何。解云。媵是碎事。例不見經。今而書之。故執不知問。姓者何。兄之子也。姊者何。弟也。諸侯不再娶。註必以姓婦從之者。欲使一人有子二人者也。所以防姦妬。今重繼嗣也。因以備奉寧視親也。九者。

極陽數也。

不再娶者。所以節人情。開牕路。釋大嫉。章疾。又音自。雖姓者何。

解云。招榜異等。而與嫡俱行。故執不知問。

婦者何。

解云。與姓同

論而在姓下。故執不知問。

諸侯主再娶。解音傳古此者。解所以有牕

之意。言諸侯娶女非一者。王曲不得再娶故也。注必以至人善也。

解云。即殺梁律云。一人有子。三人被營。范氏云。欲共享其福是也。注所以

防嫁姑。

解音謂三人不相疾也。注今重繼嗣也。

疾共保矣子。

注則以儻至親也。

解云。謂滿姓所以尊卑。備婦所以親

親。其上尊下親皆指嫡也。

注九者。極陽數也。

解云。謂對一三五七以

為極矣也。

注開牕路。解云。謂亦有為嫡之望也。牕不書此何以書。

注

據伯姬歸于紀者。解云。在隱二年冬為其

有遂事書。

注為下有遂事善也。故書所以不當書。以起將有所詳錄。猶伯

姬書牕也。

不牕則當取。得書者。張本文言公子結如陳遂及齊侯宋公盟

于郢。

解文為其子偪反。注及下注同。疏注為下有遂事善也。

解云。即

遂及齊侯宋公盟是也。注故書所至不當書。

解云。

謂書牕是也。

注

以起將有所詳錄。解云。止欲先盟事之善。合詳而錄之。

注據伯姬書

牕也。解云。即成八年衛人來牕。傳曰。牕不書。此何以書。據伯姬也。九年

水樂大典卷六千五百五

二

晉人未牕。傳曰。牕不書。此何以書。據伯姬也。十年齊人未牕。傳云。牕不書。此何以書。據伯姬也。三國未牕。非禮也。曷為皆以據伯姬之辭吉之。婦人以衆多為侈也。是也。注言公主盟于郢。解音是其得書之文也。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注以外事不素制。不豫談。故云爾。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注先是郢幽之會。公比不至。公子結出竟。遭齊宋。欲深謀伐曹。故專攝君命而與之盟。除國家之難。全百姓之命。故善而詳錄之。先書地。後書盟者。明出竟乃得專之。也。盟不地者。方使上為出竟地。即更出地。嫌上地自為縫出地也。陳稱人焉。為內書。故畧以外國辭言之。此陳侯夫人言婦者在塗也。加之者。禮未成也。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而盟不日者。起國家德。背結之約。非結不信也。釋文。塗。居未反。難。乃旦反。皆音佩。疏注先是主不至。解云。即上十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郢。十六年冬。會齊侯宋公以下同盟于塗。是也。正以彼二經皆不言公會。故知魯侯不至矣。注欲深謀伐曹。解云。止以善而詳錄之。故知欲伐矣。注先書地。解云。謂書郢是也。注明出竟乃得專之也。解云。止以郢為衛地故也。注此陳主在塗也。解云。即隱二年。傳云。在塗稱婦是。注加之者禮未成也。解

永樂大典

卷六五〇五

云。正以此婦未成為夫人。故加之絕名。若其已配。禮宜吉服。陳夫人。不假

吉之以絕也。注。冬齊至西鄙。解。即以絰也。注。而盟不至不信也。

解。云。以公羊之例。不信者言。故如此解。洪祐紀詠。一聘九女。一聘諸侯九女俱。異於二女不同居。祁祁姓婦象歸妹。惠及宮人寵貞魚。按。睽言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革言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謂二陰同居。各有從夫之願。歸妹言歸妹以婦。謂少女從婦而嫁。合於九女之說。利言貴。兼以宮人寵。謂利小人如御宮人。詩曰。諸婦從之。祁祁如雲。亦猶是也。其後周喪禮廢。異姓未媵。至於三國者有之。諸侯再娶者多矣。如鄭文公又娶于泓。入娶于蘇。衛莊公娶于齊。又娶于陳之類。三國廢之。非禮。其說在後篇。公羊曰。光前。較梁曰。光後。受命不受辭。受命宜于弗受辭。可娶社稷。則尊之。聖經與結稱公子。三國未。攻匪致歸。按。盟稱公子。是與其盟。至冬三國伐西鄙。則皆稱人。不罪結也。啖氏曰。結稱公子。以其憂國。故嘉之。公羊曰。光前。較梁曰。光後。杜氏。光前。杜預。較梁傳。媵淺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辟要盟也。范寧註。晉書。使公子結娶二國之盟。欲自託於大國。本審得盟與否。故以媵婦為名。博盟則盟。不則止。此行有辭也。陸德明釋。大要於違反。注。同。楊士勸疏。傳。辟要盟也。解。云。文十六年季孫行文

永樂大典卷六五百五

三

會齊侯于陽。殺齊侯弗及盟。此若齊宋不許。亦當云弗及盟。而云辟要盟也者。彼以行父失辭。人無媵事。故云弗及盟。此有媵事。若齊宋不許。則互有媵事。而亡。故云辟要盟也。何以見其辟要盟也。媵禮之輕者也。盟國之重也。以輕事遂于國重。無說。註。以輕遂重。無他異說。故知辟要盟耳。釋。大易。賛。幽。反。其曰。陳人之婦。略之也。杜。但。為。遂。事。微。賛。膝。事。月。故。暮。言。陳人之婦。不處其主名。釋。大易。子。偶。反。疏。注。但。為。主。名。釋。曰。假。錄。膝事者。膝是小事。不合書。經。今。既。書。之。故。云。假。非。謂。無。膝。事。也。不。處。其。主。名。者。謂。不。言。陳。侯。夫人。而。云。陈。人。之。妇。是。不。處。其。主。名。也。其。不。以。數。渝。懲。之。也。釋。文。數。音。朔。恐。烏。路。反。疏。傳。數。渝。懲。之。也。釋。曰。數。疾。也。謂。秋。共。盟。冬。年。齊。大。伐。我。故。云。數。理。亦。通。古。葉。夢。得。獻。公。子。結。膝。陳。人。之。妇。于。郢。王。國。童。無。說。右。膝。淺。事。不。志。是。也。此。益。欲。見。公。子。結。之。遂。故。不。得。不。先。書。若。結。實。文。命。於。齊。使。以。膝。往。同。二。國。而。強。與。之。盟。則。既。得。盟。自。不。必。見。膝。而。直。書。盟。何。用。著。結。之。遂。若。結。但。以。膝。往。遇。二。國。而。自。請。與。之。專。盟。則。非。晉。之。要。何。用。見。其。辟。傳。言。以。輕。事。遂。于。國。重。無。說。是。謂。結。本。無。膝。事。曾。欲。强。二。國。而。娶。盟。虛。設。膝。事。以。待。經。因。辟。其。名。以。志。之。不。唯。齊。宋。大。國。不。可。欺。

以虛言。且是時齊宋強而魯弱。魯亦安能使人越境與盟而必其從乎。程伊川傳。鄭之臣室嫁女於陳。人結以其庶女媵之。因與齊宋盟。誓之以禮。結好大國。所以安國息民。乃以私事之小。取怒大國。故深罪之。書其為媵而往。盟為遂事。程氏遺書。又問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鄭。遂及齊侯宋公盟。曰。此是本去媵婦。却遂及諸侯。盟聖人罪之之意在遂事也。胡安國傳。媵。淺事。陳人微者。注。先覽纂疏。洪詩小序。江陀之間。有嫡不以妾媵備數。士昏禮。媵不席于奥。則卿大夫士皆有媵。但不必備耳。公子社焉。是以所重歸乎禮之輕者也。齊侯。僧主宋公。王者之後。盟國之大事也。大夫輒與音預焉。是以所輕當乎禮之重者也。纂疏薛氏曰。正卿送媵。禮之過也。遂盟。非其事也。禮者不失己亦不失人。失己與人。寇之招也。是故結書公子而曰。媵陳人之婦。謀其重以失己也。纂疏據衛人晉人齊人未媵皆微者。齊宋書寄而曰。遂譏其輕以失人也。纂疏據公子遂會顧戎盟于皋不吉。遂。趙氏曰。大夫特盟公侯。非禮也。遂者專事之詞。纂疏公羊遂。生事也。何氏曰。生猶達也。專事之詞。孔氏正義。遂。禮成事已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則專之可也。公羊謂本有此命。得以便宜從事。特不受專對之辭爾。纂疏接院曰。受命。則不可專命矣。但曰不受辭。

水樂大典卷六十五百五

四

則不過權其事宜而專制應對之辭而已。若違命行私。雖有利國家安社稷之功。使去聲者當以矯制請罪。有司當以擅命論刑。何者。終不可以一時之利。萌萬世之法。是春秋之首也。纂疏呂氏曰。使結既盟而齊宋不來伐。猶當以擅命之罪加之。況無益而有害乎。愚按前漢馮奉世矯發兵擊破莎车。議封奉世蕭何之曰。矯制發兵。雖有功效。不可為後法。陳湯矯制發兵。與甘延寿襲斬郅支單于軍還。論功。匡衡等以延壽湯擅興師矯制。幸得不誅。不宜復加爵土。先儒謂奉世延壽湯矯制以成功。望之衡以為不可封者。春秋譏遂事之法也。今考朱子綱目。凡此類悉以矯制書之。豈非取法春秋譏公羊結之遺意乎。然考之傳詩。說較兼者以謂公子結之媵與盟。皆出君命。左傳註疏則謂晉使公子結往媵。而盟非晉公意。陽江張氏臨川吳氏人以盟出君命。而媵乃結之私事。據大定傳。則二事皆非君命。竊考經文不書如陳送媵。而書媵陳人之婦。則非奉君命而媵陳之微者矣。微事不見於經。書者譏其因事與齊宋盟耳。若齊宋之盟出於公命。當如公孫詒如年。自聘而娶。經但書聘而不書娶。此亦但書盟而不書媵矣。朱氏曰。晁公遡集傳。微首及陸淳纂例。家氏曰。晁家鉢翁詳說。孫氏曰。晁孫復尊王發微。禹杜氏曰。晁杜謂會義。劉氏曰。晁劉敵禮傳。張

洽集註愚按是時莊公昏懦文姜制國政事不修君命不重故結無復君言不宿於家之禮而以私家之鄙事參會霸之大命先私後公而無所畏興戎致討而莊公不誅國之無政莫大於此書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鄭如臧孫辰告禡于齊以為臧孫之私行也諸家之說獨程子為得之程子曰兄前程伊川傳董仲舒繁露精華篇曰春秋大夫有專之可者謂救危除患也公子結受命往媵陳人之婦于鄭道生事從齊桓命春秋不非以為救莊公之危也陸淳纂例啖子曰凡媵常事不書公子結為遂事起本也三國采媵非禮也故書禮當二國媵公羊云媵不書穀梁云媵淺事也不志此說皆是左氏云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若然則莒姓已邾姓曹此二國同姓至少如嫁女孰為媵乎恐此禮難行今不取趙子曰左氏云其姓則不合媵則成十年直云齊人采媵足知非禮何假先書衛乎所以先書二國者明九女已足而又采媵所以為失禮非謂異姓未媵其義亦甚明陸淳集傳微旨啖氏云媵卑者之事也稱公子嘉其憂國之義也先地而後盟見出境也此言結之半反他處並不見於經必非命卿也嘉其既出境外能與齊宋為盟以安社稷故特書公子此亦變之正也此義與屈完書族義同公羊段注曰先前孫復尊王發微媵書者為遂也

國家者則專之可也。結在鄭。聞齊宋有會。禮事之宜。去其本職。遂與二君為盟。故備書之。本非曾公意。而人失媵陳之好。故冬各來伐。然則杜氏謂結所行是乎。非乎。以為是。不得云。本非曾公意。而失媵陳之好也。以為不得云。大夫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專之可也。且齊宋有會。結禮事之宜。而與二君盟。何事之禮也。安社稷利國家專之為可。今結與二君盟。而三國來伐。是社稷不安。國家不利。而結去其本職。是專命矣。肇廟專命。春秋貶去其族。結亦專命。今何故不貶其族也。然則社氏欲言。結之行事而不得其義者也。是非不次。難以教後世矣。公羊以謂媵者。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陳人者。陳侯也。非也。云公子結以妾媵歸陳侯之婦。則文理不感。又無故。貶損陳侯使從人稱。非正名之義。蓋媵者送女也。陳人者。陳大夫也。不煩說矣。又曰。諸侯一娶九女。諸侯不再娶。亦非也。假令諸侯之正妃卒。則右媵攝事。右媵復卒。則左媵攝事。而左媵復卒。豈可以宗廟社稷與衆姪娣共之哉。獨不為輕宗廟社稷乎。禮云。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由是而言。宗廟不輕於族人。國君不輕宗子。宗子猶不以妾為婦。國君何故反得以妾為婦。然則諸侯自合再娶。再娶者不備三歸可矣。昔武王崩。成王年十二。若不再娶。安取此于我。苟令武王三十而娶。其后亦二十而嫁。比武王之崩后。亦八十三矣。計生成王時。不減七十。此非人世所有也。可得強云不再娶者。成王又自有母弟。事皆驗著。非一娶明矣。

殺梁曰。媵淺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辟要盟也。非也。魯誠欲自託於大國者。豈敢以媵婦之名而遣使者以取戾於霸主哉。使者御媵婦之命而遂要大國之盟。是乃要盟矣。何謂辟要盟乎。假令魯以專使參盟於大國。雖不得盟而無怒。今乃飾卑者之任而干大國之重。魯何倒行逆施而為此哉。且魯乃欲辟要盟。故使者以媵婦往。不以要盟往也。其意欲持兩端。若得盟。則固曰吾未盟也。不得盟。則將曰吾非盟之求。而婦是媵爾。今結既得盟。而春秋猶記其媵陳人之婦何哉。且魯之為此謀者。欲以誑齊宋乎。則亦必誠有陳人之婦者。乃可施其謀矣。無陳人之婦。則不成為媵。而傳又言以輕事。遂乎國重。無說。乃似虛為此名爾。非實有陳人之婦也。推其意。無一可曉者。蓋誠魯人之事哉。蓋誠魯人之事哉。蘇頌濱解媵不書。以遂事故書。其曰。陳人之婦。畧言之也。大夫受命以出。於命而不敢專。正也。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不得已而專之可也。非利而專之。則是擅命者。不稱公子。肇之伐鄭。伐宋是也。結雖擅命而稱公子。蓋許之也。龍學孫覺經解媵者。常事。春秋不書。陳人娶姬姓之女。魯使其臣公子結媵之。結行而

永樂大典 卷六五〇五

成宋盟。遂詐公命以盟齊侯宋公。於是之時。齊桓方伯。而宋又疆國。公子
結不終媵事而欲交歡。僭主。終之齊宋皆怨陳亦棄好。是年之冬。三國皆
來伐我西鄙。由公子結之遂事名之故先書媵事于鄭。以見其失陳之因。
次書遂盟。又見其召寇之迹。公子結本以媵往而媵事不終。及齊宋盟而
齊宋皆怒。是公子結一出而召三國之師。為結者不勝其罪矣。所以使之
者猶未免乎有罪也。公子結於此書之後。遂不復見。陸淳以謂有遂事之
美。故特書之。然公子結遂盟而召寇。不可謂賢也。或以為貶之。故不書卒。
然春秋之間。惟有基於公子結遂事而書卒者矣。皆不通。此蓋以其遂盟
召寇特書之爾。若於其卒。則其不為大夫自不當書矣。盟不言地。盟于鄭
也。書及公子結為志也。公羊曰。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則專之
可也。按結之遂事而致三國之師。豈得謂安國家利社稷乎。穀梁曰。辟要
盟也。按春秋記事。安得虛加其文。若魯自辟要盟。孔子亦當考實而出
之也。杜預曰。結去其本職。與二國盟。本非公意。又失媵陳之好。故冬來伐
此說是也。西疇崔子方經解。凡內大夫以君命出。曰如某。今公子結媵而
不曰如陳。蓋結實欲要齊宋之盟。故假媵事以行爾。而非有君命矣。且媵
非所以于鄭者也。遂及齊侯宋公盟。懸專命也。杜誦會義摘微曰。結本為

媵便。遂專會盟利國家衛社稷者。臣不得以專之。故書首末且明指掌義
曰。敍梁以未入國。略而不言陳侯夫人也。然則為媵人者皆送至嫁女之
國。使之從嫡而行。鄭是衛之東地也。至鄭停女會盟。故言于鄭。非本期送
女使至鄭也。其盟本非公意。又失媵陳之好。故至冬而三國參伐。結之此
盟於魯無益。故無嘉善之文也。發微曰。陳稱人者。媵不當書。書者為遂事
起。結矯命專盟。故曰遂以懸之。新義曰。稱公子者。始受君命辭。遂而加及
者。何累言也。何言乎累。冬三國之師伐我西鄙。由此盟也。索隱曰。春秋書
内大夫遂事者。何也。誅其專而不忠不臣者也。凡内之大夫。因君命以出
而自專自肆。遂生他事者。皆書曰遂。若公子結之類是也。大夫竊諸侯之
命而專之者。盖非一國。不可得以備書。舉内之大夫。則天下之大夫可知
矣。其曰遂者。疾其不稟君命而遂以生事也。所以哀君道之微弱。誅亂臣
之矯亢。而專命不忠以壞法亂紀云耳。諸儒不本經。不迹實。故曰許其專
之也。 誦曰。春秋所書。撥之以禮。經之正也。亦有以起大而見其義也。今
書媵陳人之婦。蓋起公子結遂事之文矣。且公子結送女。當至其所媵之
國。以致其君之命也。何則。及鄭而與齊宋為盟。非禮可知也。公羊又以為
專之則可者。然豈有臣廢君命而專遂其所為哉。觀結雖及二國盟。而魯

於狄見伐亦無益耳。夫諸侯專相為盟。猶曰不可。況以大夫不奉君命而專之乎。故盟書以示譏。杜預註見前。公羊載葉曰。各見前。葉露見前。董仲舒繫露纂例。是前陸淳纂例。吳氏曰。見前。陸淳集傳微言。微言曰。見前。孫復。李王發微。葉夢得傳公子結。吾大夫之三命者也。陳令陳侯也。何以言人婦非陳侯之所得名。曰。人云爾。別外之辭也。古者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勝之。必以大夫送焉。謂之媵臣。凡媵不書。此何以書。將以見其遂也。魯以女媵陳人之婦。而結知齊與宋。將有不可於普而過諸鄭。結因與之盟。而和焉。故言遂善之也。葉子曰。吾何以知結之遂為善歟。春秋言遂。有君遂。有臣遂。君者命之所從出。無所往而不可遂。故諸侯而言遂。繼事之辭也。大夫受命於君。有不可得而遂。故大夫之言遂。生事之辭也。大夫言生事。則有可得而遂者。有不可得而遂者。在國中則不可遂。所謂大夫無遂事也。在國外則可遂。所謂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則專之者也。而春秋之辭一施之。以為各於其事觀焉。則審矣。李孫宿師。救台遂入鄭。台在國內。鄭在國外。可以救台而遂入鄭。半盟者。所以謀不協也。而非大夫之事。然大夫與國同體。君不在焉。而視有不可者不為之所。則亦不忠而已矣。吾是以知君子之與結也。張大亨通訓公子魯卿也。而為陳媵。

臣是失職也。媵臣賤役也。而與霸者盟。是侵官也。抑體國者也。其受命以出。有可為者。有不可為者。從君之命。而至於累國。此不可為者也。雖固位以辭之可也。專君之命。而可以利國。此可為者也。雖出位以任之可也。今結以國卿之貴。而不能辭。賤臣之後。致其君使臣。不以禮。非以道事君者。結以媵臣之賤。而參霸者之盟。致其國有西鄙之伐。非出境安社稷者。特有累國之羣專命之戮耳。此春秋所以盡其辭也。惠齋高閑集註。此公子結非因媵婦之故。遇齊宋來伐。而遂自與之盟也。其實為齊宋之盟而出耳。是時鄭之巨室嫁女於陳人。而結以其女媵之。故因會齊宋盟而掣之。以往焉。先地後盟。見二君之先在鄭也。夫結好大國。而乃以私事取怒。故聖人以盟為遂事。而特書遂及。所以深罪結也。先儒為大夫出境。有可以結制之大罪。於王當誅。反取先儒義斷。乃悉以為功。而受封賞。是其為

害不淺也。悲湖陽簡傳公子不可為媵。而況於媵陳人之婦于鄭之遠乎。是謂輕易失禮。盟非道之所貴。而又國之大蠹。非公子所可專。又因媵之餘。侵易僭率。及齊侯宋公盟。大亂之道也。端明戴漢講義。媵陳人之婦者。公子結之私行也。其事淺。其辭略。不足乎書也。因其及盟而記其事之所由始也。公子結之是行也。抑聞齊宋之將伐晉。而遂自求盟以排難解紛。為誠不然。何其專也。誠使是盟也。果能排難解紛。如弦高之存鄭。君子猶以同盟于幽。公疑於從僕。且受鄭虐之逃。齊桓知公有異意。期於宋。魯尋盟于鄭。以堅其從。公不欲往。又重於違齊。故使大夫以媵便道而趨盟。示非為盟而往。輕倨甚矣。疑於從僕。晉未為失。而坑侮盟主。外為虛文之交。中實詭道之尚。明白洞達者不為。春秋所以探其用心而書之。呂大圭咸問。或問書遂之義。曰。春秋書遂。皆繼事之辭。然有書之而不為譏者。有書之以見譏者。如諸侯圍許。齊侯遂伐楚之類。所譏不在遂也。公子結媵。婦遂及齊。宋盟。公子遂受命如京。遂如晉。公孫歸父未復命。遂奔齊。仲孫蔑會于戚。遂城虎牢。此皆書之以譏其專也。又有書之以為美者。如齊桓帥諸侯之師以侵蔡。遂伐楚。楚人伐許。諸侯遂救許。則聖人固許之矣。由此言之。春秋書遂。非專以為譏也。顧其事如何爾。然所謂遂者。大抵皆本為有利國家安社稷之功。使者當以矯制。請罪。有司當以擅命論刑。何者。終不以一時之利。亂萬世之法。是春秋之旨也。黃仲夷通說公羊子謂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漢廷議論。多祖其說。而不知其非也。春秋之亂。正由臣下擅主威。大夫竊國命。故春秋書大夫遂事。以為戒於萬世。公子結其尤者也。陳人之婦。則賤者之婦也。安得魯侯使卿媵之。此乃結之私行爾。人臣非君命出疆。又矯命以盟。諸侯不臣。莫大焉。春秋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就使結真能安國家而矯命。已為可罪。况秋與齊宋盟。而冬受齊宋之僥。則所謂安國家者。奚存。漢陳湯甘延壽矯制發兵。共誅郅支單于。傳首京師。而康衡非之。以為延壽湯擅興師矯制。命幸得不誅。而復加爵。若則後求使者。爭欲乘危徼倖。生事變。奏為國招難。劉向則曰。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

於是天子下詔封延壽湯侯。蓋向所稱者一時之功也。衛所執者萬世之法也。春秋不以一時之功而廢萬世之法。衡則得之矣。本訥趙鵬飛經筌可與權而不違權。君子謂之專。了權正之義。則處事之際無失矣。若公子結。吾不保其違權正之義也。媵陳人之婦。君命也。及齊宋盟。非君命也。非君命而利國家專之可也。權也。非君命而不利國家。則專之能無患乎。當守正而不守正。乃因權而生事。春秋及齊宋盟。而冬致三國之師。則今日之盟。果為利國家乎。且鄭衛地齊宋二君胡為而至於鄭哉。齊桓合諸侯必會於宋衛之間。以為四方諸侯之委道里均也。故葵丘貫澤皆宋地。首止及鹹皆衛地。齊桓之霸。當兩會于鄭。今將復合諸侯於此也。結如陳假道于衛。適遇其會也。而遂及二君盟。其意蓋以為一出而二事成。一以媵陳人之婦。一以結霸主之盟。而不知其以大夫而抗霸主。於國果利乎。然公子遂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而結之專。齊桓遂及以盟。何哉。結必有以欺齊也。彼其語齊侯必不曰吾媵陳婦也。必曰吾以君命會盟也。蓋前乎此。伐宋之後。與鄭之會。皆單伯會之而已。莊不至也。桓亦以結為單伯之派。而遂與之盟。既盟而知其媵陳婦。不為會盟而未也。於是怒而有西鄙之伐焉。然齊宋之未伐。以其抗也。貴

其欺也。而陳亦與之何耶。此尤足以見結之兩夫也。結之盟齊宋。不曰媵陳也。結之至陳。不曰盟齊宋也。兩設誑辭而欺之。及一敗而二事皆詐。故三國均疾於魯也。此陳所以亦從而未去族。結之罪盖不勝誅矣。而說者徒見其書公子而不去族。因以為褒。曰。齊宋謀伐魯。結道遇而盟之。所以解紛也。且齊宋嘗同幽之盟。今何繆而伐魯哉。以為討鄭詹之采魯。已期年矣。存乎亡乎。不可得而知。既越四時而不問。至是尚何討耶。曰。討鄭詹則脅鄭而采可也。宋何與哉。況盟不旋踵而三國之師疾於魯。尚何紛紛之能解也。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李孫宿救台。遂入鄭。皆遂事也。皆不去族也。悉以為褒之可乎。自莊以下。魯大夫多不去族。所以著三家之張本也。公子慶父弑逆而奔。尚不去族。何問於結。然君子察其事之善惡而褒貶。自白。不可拘云族書族之例也。李俞集義謝湜曰。公子結非卿。為遂事。故書名。以宗族之親得用。故書公子。鄭。衛地。盟于鄭。三國相期也。先書于鄭。以見結本適陳至鄭乃盟。陳人之婦。魯女嫁為卿大夫妻者。古者卿大夫亦相媵故也。與齊侯宋公盟。國事也。媵于陳。結之事也。公子結專以君命出盟。其出也。因以私事媵婦于陳。然則結之出。以私事為重。以國事為輕。以媵陳人婦為重。以盟二國為輕。其憂國不若憂家之急也。故春秋首

永樂大典

卷六五〇五

書結媵陳人而繼書鄭盟為遂事。罪其不敢也。結于鄭及二國盟與祭公。遂逆王后同意。程頤曰。先前程伊川傳。胡安國曰。先前宋史堯弼集。莊十九年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鄭。遂及齊侯宋公盟。說者皆謂春秋與其遂非也。夫遂而能安國家定社稷者。春秋之所與也。其不然者。則遂無益。春秋將安取哉。今公子結媵。遂與齊侯宋公盟。及冬而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雖逆而與之盟。猶不免于伐。是無益之遂也。吾不識結之遂聖人果何取也。家鉉翁詳說公羊曰。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姪者。光之子也。姊者弟也。諸侯一聘九女。諸侯不再娶。又曰。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竟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則專之可也。左疏謂鄭衛地。陳娶衛女為婦。魯使公子結送媵至鄭。聞齊宋為會。將伐曹。故權事之。宜云其本職。與二君會盟。合此二說。而經意見矣。夫媵女事之常。而盟者國之重事。況於盟霸主。而可以遂事往乎。蓋結也。送媵至鄭。適聞齊宋為會。謀將伐曹。故遂事而往。盟。持以代二國之謀。反以速二國之來。伐其心。則是於禮則降。是以有貶。然細味經旨。貶之中。猶有與焉。或以結以僭盟。召寇不然也。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則專之。乃古義也。公羊子有所授矣。或曰。公子遂會趙盾于衛。雍遂會。雖戎與此孰

之戎盟。雖可免。猶不可訓。此則於事無急。下召三國之師。果可謂利國家安社稷乎。貶而書遂。何疑。書陳人之婦。師氏謂之貶。以曹國令公子媵。非賤者也。孫氏謂媵不盡為遂事起。且媵非重事。本為遂起。故畧言之。義不在人字。然而書結為公者何。以公子為媵事以重臨輕也。以媵事待遂與公侯伯者會盟。以輕遂重也。齊宋初以其為卑。未盟故與之盟。後知其矯命。故未伐。因知上幽之會或使卿亦得與盟。但上以義會譁。公不能親往。不出主名。此結以遂事有貶。故出之。書公子非褒也。不惟其以重臨輕。經筌謂魯大夫不去族。著三家之張大。亦有取焉。又謂公子遂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此結必有以欺齊。此言亦可取。因知結以欺。猶盟上幽之會。公實有故。而使卿盟也。諸說義畧同。吳澄纂言。公子結魯三命大夫。魯因受鄭詹之逃。疑得罪於齊霸。故命公子結與齊宋二君會。鄭而盟。真以釋前罪。而鄭之巨室有嫁女為陳人之婦者。結以庶女媵之。因有盟鄭之便。而送其女於鄭。然後與齊宋盟。春秋以其不敢君命。故先書其私事。而反以君命之正事為遂事。例與宋公未遂。逆正后于紀。同結以私家之鄙事。參會霸之大盟。不惟不足以釋齊之怒。而又以重魯之罪。是以致齊之未伐也。程端學本義。義見隱元年。盟于蕩東。葉呂氏曰。凡書大夫遂者。四

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仲孫蔑會晉荀鑒。遂城虎牢。季孫宿救台。遂入鄭。與此公子結媵婦。遂及齊宋盟也。杜氏曰。見前杜預註。劉氏曰。見前劉峻。崔衡。公羊曰。見前。革老孫氏曰。見前龍學孫覺經解。啖氏曰。見前陸淳。纂例。程端學或問。或問公子結媵陳人之婦。遂及齊侯宋公盟。先儒或言。鄭之巨室嫁女於陳人。結以其庶女媵之。因與齊宋盟。望之以往者何也。曰。如鄭之巨室嫁女於陳人。經當。書曰。公子結之女。媵鄭人之女子。陳遂及齊侯宋公盟。不當。書曰。結媵陳人之婦也。如因與齊盟。望之以往。則經當。書曰。公子結會齊侯宋公盟。遂以其女媵鄭人之女子。陳。不當。書曰。結媵陳人之婦。遂及齊宋盟也。曰。鄭者。蒲地。齊侯宋公在焉。未知其未伐我否也。假令知齊宋伐我之情。結當遣使歸報其君。而自往媵。亦不當自與之盟也。曰。然則何必言魯女哉。程端學解。疑公羊曰。媵者何。主則專之可也。存耕趙氏曰。受命不受辭。謂聘禮也。豈有以媵陳出。而可以遂盟哉。既盟之後。齊宋不至。尚且不可。况禍實在後邦。石氏曰。以此防人。後世猶有出疆。矯制為國主。事者。可明許之哉。孫氏曰。見前孫復。季發微。劉氏曰。見前劉峻。崔衡。

穀梁曰。見前。李廉會通接魯大夫書。遂始於此。傳三十年公子遂。遂如晉。襄公十二年季孫宿送入鄭。大夫之專固有漸。然盟聘而專尤可也。兵事羊以爲善。穀梁以爲魯實使之。皆非經旨。左氏注見前杜預註。公羊穀梁傳注各見前。胡氏見前胡安國傳。王元杰繢義大夫受命出疆。專命則爲不敢。結受命以往媵。非受命以專盟也。至鄭而齊宋之君在焉。聞有伐魯之謀。於是廢其媵事。遂專齊宋之盟。以致不終媵事。召陳之怨。抗盟大國。啓齊之爭。誰之過歟。古者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娶皆有媵禮。送女曰媵。爲人媵者送至嫁女之門。使之從嫡而行。春秋直書公子結。明其媵婦之非禮。書遂書及著其無君而專盟。書法考之。胥失之矣。程子曰。見前程伊川傳。胡氏曰。見前胡安國傳。俞鼎集傳。釋義公子結。魯公子名結。公子為三命大夫。例書公子某媵。以庶女從人之嫡女而嫁也。此結之私行。遂者繼事之辭。書及魯爲主。誠以私行而繼與大國盟也。程子曰。見前程伊川傳。公平穀梁傳各見前。胡氏傳見前胡安國傳。趙方言集傳。媵者送女使從適也。禮諸侯卿大夫取則同姓媵之。野其從適之地也。公羊傳曰。見前。何休氏曰。見前。趙方言集傳。內大夫出疆。遂盟諸侯稱及

水
樂
卷
五

1

者一。公子結以送女至鄆。遇齊宋將伐魯。遂與二君盟以緩師。故稱及大夫。遂盟諸侯。故不月方策例斷。遂及盟者。本臠陳人之婦而專行及盟之事也。公羊曰。大夫受命不受辭。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其說固是。而施於結則不可。何者。受命不受辭者。辭不出於命之外。及安利社稷國家者邪。未必非法之罪也。聖人書遂。端謂其生事乎。李衡集說內大夫書遂始此。著魯以臣抗二君而要盟以取忍於伯主。臨川吳氏曰。見前吳澄纂言。胡氏曰。見前胡安國傳。呂氏曰。見前注。先寬纂疏。崔植傳節愚接以私家之小事。奉會伯之大命。先公後私而無所畏。國之無政。莫大於此。書如臧孫辰之告難于齊。以為臧孫辰之私行也。諸家之說獨程子為得之。公羊較梁曰。各見前。何氏曰。見前何休注。張氏曰。見前程伊川傳。胡氏曰。見前胡安國傳。李氏曰。見李衡會通。

姜氏如咎

胡氏曰。見前朝安國傳。李氏曰。見烏鵲通
杜預註。無傳非父學而註。書義。重言夫人妻
尤在二十五字。似句夫人姜氏如齊云。詳足

大

勸歸。傳不踰竟。釋曰。重發傳者。嫌此通異國恐別。故發傳以同之。張洽集註為國君之母。非父母之國而出入縱恣。此行比於詩之所刺。謂曹道有蕩。齊子豈弟者抑又甚矣。莊公既無復防閑之意。而執國政者無人。抑又可知。安得不成淫風而致篡弑之禍。以至其國畿為齊之所取歟。龍學孫覺經解婦人無專行之禮。故雖父母之國。惟父母在得歸寧。父母沒雖兄弟不往。此許穆夫人所以賦載馳之詩也。衛文公露處于曹。夫人欲往。嘆之而義不可。賦載馳以寫其憂。孔子刪詩三百餘篇。得其可訓者三百有五。而載馳婦人之詩。孔子取之。取其父母沒雖兄弟不往也。故父母之國有時而不往。況他國乎。然則夫人姜氏如莒不待疑絕而罪惡見也。疇崔子方本例。莒魯蓋婚姻之國。故夫人如莒。夫人如莒。非禮也。是加月以見譏者。然公子結遂及齊侯宋公盟。故不月矣。先事故不月。後事亦不得而月。二十年二月夫人如莒加月以譏。是其例。杜擣會義禮家正則國治。此明治國以家道為先也。魯莊之立。不能規制其母。使戴如齊國。如會如師。不足道也。今又如莒甚矣。魯之不正可知。而春秋詳錄者。俾後世知婦道之不可不謹也。葉夢得傳如齊且不可。如莒益過矣。息齋高闌集註婦人無如。如晉朝聘之辭。非婦人之事。齊魯不穆。故夫人不自安而如莒。

水東文集卷之五

古

莒非父母之國也。悲湖楊簡傳。非父母之國而往亂也。莊公不能防閑其母。至於此極。大亂也。餘義見二年禚之會趙伯循之論。平齋洪咨夔說父母國義。猶不得歸。光莒士襄公弑桓公立。丈姜嘗一如齊。齊人以發夕之迹未陳。雅不欲其來。故不復再往。而如莒。公之不能防閑至此益甚。原公責如此。卒能感動不安其室之母。以成其志。至誠未有不動者也。公不以納母於善為孝。而以從母於惡為孝。有媿覲晚好音多矣。未幾再如莒。可勝嘆哉。木訥趙鵠飛經筌姜氏如齊。猶曰父母之邦。如莒何哉。淫奔極矣。莊公在所不責。書之亦以見齊桓不能繩之為霸主之累也。李俞集義謝湜曰。如齊已非禮。如莒又甚矣。心不能安其室。故也。家鉉翁詳說此丈姜也。比歲再如莒。春秋之書之。非特責魯。亦責齊也。魯莊不能防閑其母。猶有望於齊桓之正之。前此姜氏如齊。齊不能討。遂使肆然罔所忌憚。蕩遊及莒。非唯魯之辱。亦齊之辱也。歐鉉備志。聖人於丈姜屢書而不削。無戒深矣。經筌云。齊猶父母之國。莒何為哉。淫奔極矣。蘇氏亦謂非父母國森也。吳澄纂言。夫人自齊裏既弑之後。八年不出。因十五年又一至齊。蓋假

永樂大典 卷六五〇五

托以國事以憑其昏懦之秀。莊公不能制。因此又復縱恣。故於今如苦也。婦人既嫁不踰境。父母沒不得歸寧。雖兄弟之國且不可往。况往他國乎。

程端學本義張氏曰。文姜比年如莒。春秋詳書。蓋與詩之變風相應。當時一追闢睢觸趾之化。而中國之俗於是大亂。杜氏曰。見前杜預註。革老孫氏曰。見前龍學孫覺經解程端學辨疑。穀梁曰。婦人既嫁不踰境。踰竟非正也。辨是二年姜氏會齊侯于禚。俞臯集傳釋義。文姜如齊。固失道也。至於如莒。失道甚矣。叔梁博見前李衡集說。著魯莊不能防閑其母以致淫縱之甚。依氏曰。見前張洽集註。

左氏傳秋。五大夫奉子頴以伐王。杜預註。石述。士也。故不在五大夫數。不克出奔溫。註。善蘇氏。是。蘇子奉子頴以奔衛。衛師燕師伐周。註。燕。南。燕。冬。立子頴。林允史句解。秋五大夫奉子頴以伐王。五大夫。萬國。違伯。廢父子禽獸。犯上。石述。士也。故不在五大夫之數。伐王。伐惠王也。不克。五大夫次惠王不勝。出奔溫。溫。蘇氏。是。五大夫奉子頴以奔溫。蘇子奉子頴以奔衛。衛惠公亦弑莊公以入國者。與周不和故。蘇子奉子頴以奔衛。衛師燕師伐周。註。南。燕。二師伐周。納子頴。冬。立子頴。衛燕立子頴以為王。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

水樂章卷五

五

鄙。杜預註。無傳。幽之盟。魯使微者會。鄭之盟。人使媵臣行。所以受賄。鄙。邊邑。史言伐我西鄙。四十大十七年定七年。定八年。似句伐我北鄙。九。見僖二十六年。伐我南鄙。言詳見文十四。伐我東鄙三。詳見襄八年。何休註。鄙有邊邑之辭。榮見遠也。汪充寬纂疏。此見伐之始。穀梁傳其曰。鄙。遠之也。其遠之何也。不以難通我國也。陸德明釋文。難。乃只反。通如字。今人作介音。界。程伊川傳。齊桓始霸。責魯不恭。其事。故宋伐我。胡安國傳。奉詞曰。伐。其稱人。擇。士。聲卑。師少也。汪充寬纂疏。明非狀。結方與二國。傳奉詞曰。伐。其稱人。擇。士。聲卑。師少也。汪充寬纂疏。明非狀。結方與二國。則其來伐我何也。齊桓始霸。責魯不恭。所謂失己與人。以招寇也。或以結能為去聲。下同。魯設免難。大聲之策。身在境外。而權其國家為春秋平音。與之。故稱公子非矣。纂疏。吳氏曰。結必非。命卿。若其能與齊宋盟。以安社稷。故特書公子。愚按。或謂齊討鄭唐之納。吳。楚。秦。言。劉氏曰。史。劉敬。惠林。宋氏曰。見家鉉。翁詳說。張洽集註。三國書。大意之未已。二年。荀爽。鄭唐而討。則不在斯時。興兵矣。臨川吳氏曰。見。大意。將軍。師少也。辟。邊邑也。擁衆於邊鄙。問公子。結輕君命。不恭。霸主之舉也。惟子文。有厥躬。魯蓋無辭於討矣。陸淳。辨疑。穀梁曰。其曰。鄙。遠之也。其遠之何。不以難通我國也。趙子曰。春秋例內以異外。豈為私情生文。此大

煩辟孫復尊王發徵桓陳宋陳伐我西鄙討鄭詹也。劉敵傳此伐我也。其言鄙何。伐我而言鄙者遠之也。曷為遠之。非我之欲也。劉敵傳說列有鐘鼓曰伐。無鐘鼓曰侵。其言鄙者。鄙遠之也。猶曰吾不受其責爾。其不言鄙者。吾豈無過也哉。過斯受之焉。劉敵意林伐我西鄙。君子之於人常自反也。曰我之不仁與。人之不我愛也。不信與人之不我誠也。不恭與人之不我敬也。則深思而篤行之。既行之而彼猶若也。斯拒之耳。今魯未有以負於義。而三國者輕加之兵。故不受也。君子可服以理。而不可誣以過。其自待也。信而待人也正。龍學孫覺經解公子結以遂事召寇。故齊宋陳皆采伐我。三國有辭。故曰伐也。西鄙魯之西境也。春秋外師之至。魯雖入其鄙。亦皆曰鄙。蓋鄙者言其邊遠也。侵伐他國。但曰某而已。不曰某鄙也。魯必曰鄙者。蓋我國之君。寇之未者。不過至于邊鄙而已。不能至于國都也。我之治國之道素脩。禦敵之道素備。彼之來寇者。乃適吾之間隙。犯吾之邊鄙爾。故春秋之法。於內言戰而不言敗。言圍而不言入。言侵言伐而不言其於國都。所以親之尊之而備責之也。不然安得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外師之侵伐我者。皆莫能深入乎。此蓋聖人之意也。哀八年十一年再言伐我而不言其鄙者。春秋之終。而聖人之微旨也。穀梁曰。其言遠之何也。不

水樂齋卷五十五

六

使難適我國也。此深於春秋者之說也。西晉崔子方經解此公子結為之也。結不終陳人之職。抗齊宋二君之盟。此三國所以共怒而曾見伐也。傳謂大夫出境。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者。專之可也。結一出使而致三國之兵。何以謂之安國家而利社稷哉。其說誤矣。杜註會義齊桓之傳。莊公於十六年會之于幽。諸侯共推事之。其可以同心戮力而翼戴天子可也。今魯雖不當納鄭詹。而齊豈可即會宋陳而伐之乎。於此見公子結之盟。無用。而齊之興伐。非方伯之正也。故主齊以示貶。杜註見前杜預詳何註。光前阿休註。後徵曰。光前殊復專王。後徵。幾梁曰。見前葉夢得傳。郊外曰都。都外曰鄙。凡伐皆先鳴鐘鼓以問罪。服而行威。則見伐不見戰。不服而戰。然後言我。我內辭也。葉夢得考周官大司徒造都鄙。先鄭以都鄙為王子弟公卿大夫采地。此通都縣稍三等而言之也。蓋都鄙有主大都而言者。自王城推之。至於大都。而王畿止矣。大都之外。即侯服。於王畿為鄙。此與春秋書外伐。魯皆曰伐我某鄙者是也。自三等采地推之。則各有都鄙。蓋公卿大夫之居。必建城郭。城郭之內為都。外為鄙。鄙之為言。猶野也。故月令孟夏。命司徒巡行縣鄙。命農勉作。無休于都。而周官田僕掌取田路以

田以鄙者是也。實氏疏別三等采地。公在大都。卿在小都。大夫在家邑。其親王子弟與公同在大都。次疏者與卿同在小都。更次疏者與大夫同在家邑。此雖無見於經。而理或當然。故吾疑王之子弟為公卿大夫者。亦各以其爵分食三等。蓋既爵同而地等。則無用更別同姓異姓。自當為一。不必更論親疏也。周制王畿之內。分五等。自郊至於都者是也。近郊遠郊合百里。即六鄉之地。甸即六遂之地。制鄉遂者以井田之法。即周官遂人夫閭有遂。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澨。萬夫有川。以達于畿者是也。而丘甸都邑不與焉。治其民者各以其地閭族黨之官為之。甸之外為三等。未地通謂之都鄙。制都鄙者以井牧之法。即小司徒所謂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者是也。而比閭族黨不與焉。治其民者各以其所食公卿大夫為之。井牧之法。不通於鄉遂。蓋鄉遂不以封則無所用。都邑井田之法。通於都鄙。蓋雖有食采之人。而以教農夫者。溝洫之制亦不可廢。但不設比閭族黨之官爾。諸侯之制半天子。天子六鄉六遂。則諸侯宜三鄉三遂。故費誓言魯人三郊三遂。變鄉為郊。遂亦郊也。諸侯無公。惟卿與大夫。則遂之外未必有。稍縣都皆備。亦必減於天子。或止有縣與都而已。鄭伯誣楚之辭云。使改革事君。夷於九縣。楚莊王。

之為也。敗度至此則周政無復可考矣。外侵伐。曹見侵者四。伐者二十。皆以鄙言之。鄙者都之所居國以為禮而別乎外者也。春秋之意。蓋持尊其宗國。使外無得輒加諸我。故以別外之辭書。曰及吾之禮而已。其實如莒伐宋。鄅圍台齊。伐北鄙圍成。圍桃。圍防。四邑皆在其國中。則非止其禮外也。特以邑見重而書。則其他入乎國中而非國邑者皆略而不見也。獨襄之八年。書吳伐我。十一年。書齊圍夏。陳師伐我。而不言鄙。此其故何哉。凡侵伐者。皆討罪之名也。外諸侯侵伐。無言戰者。蓋皆服罪而行威。則與之和解而去也。不服而請戰。則以戰書。魯亦由是也。故不服而至於戰。或勝或敗。勝則書敗。某師敗。則書及某師戰。固已異大而見矣。則於此。侵二十伐者。皆行威而得免也。未以堂堂之大國。每為其隣。問罪而吾求成之不暇。非弱而不能自立。則必實有罪而無以藉口。聖人雖為內辭以致意。然豈可專著人之罪。而以侵伐為非乎。凡魯見侵伐。惟莊始著齊宋。陳三國。僖自僖以後。大國非齊吳。則小國邾莒。蓋皆其隣也。孟子曰。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大王事昆夷。使曾而知此。則邾莒不足畏也。曰。惟知者為能以小事大。是故大王事獯鬻。勾踐事吳。使魯而知此。則齊吳不足懼也。今既不能強。又不能弱。國有四鄰。而每迫於其隣。其誰之過。吳不足懼也。今既不能強。又不能弱。國有四鄰。而每迫於其隣。其誰之過。

水樂齋卷之五

大

歟。則於襄之末年。春秋終矣。特連兩著伐我而不言鄙。自是外無復侵伐者。所以正內也。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叔孫蕡。齊宣王問於孟子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以湯七十里為政於天下。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由是言之後。世有如魯者。亦可以少知愧矣。故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此春秋書我之義也。息齊高閭集註公之事齊。後於諸侯又受鄭詹宋討。而公子結。又以私事取怒焉。故齊侯連陳宋。宋討之。以其有辭。故曰伐也。雖加兵西鄙。而不及國都。然自負其盟。非仗義之舉。故皆稱人以貶之。宋菑呂祖謙集解。陵許氏曰。齊宋在郵。將以陳人伐我。而結知之。故權國重而與之盟。示先下以禮。齊宋以公子之盟。不足以結成也。故卒宋伐而取菑焉。則魯之被兵也。輕此公子遂事之謀也。齊桓於營。益養之以威。而收之以恩。此齊之所以懷服而不貳也歟。伊川先生解。光明戴溪講義。是師也。其謂之何。抑公子結之盟。不足以救難。抑亦公子結輕為盟。激怒於齊宋。而致師與。書及盟於前。而書伐我於後。則罪有所歸矣。春秋之書魯事也。其初也。擁衛其國。以外禦諸侯。其漸也。不可復禁。

永樂大典

卷六五〇五

其終也蕩然無復限節矣。故諸侯之伐魯也。其初曰未戰。其次曰敗某師。其次曰伐鄙。鄙之為言遠也。不以難過我國也。又其次曰敗某師。其甚也。直書伐我而已。平齊洪咨雙說誠未有不動。詐未有不窮。齊師加我屢矣。未嘗書伐。假勝而盟以為謾。則齊執辭以伐矣。呂大圭或問此齊桓圖伯之時也。齊方求我而何為伐我乎。曰三傳不言其故。孫先生曰為受鄭詹也。或有此理。然稱伐則奉辭也。稱人則將卑師少也。伐我西鄙。則非大敵伐也。不過聲罪而已。此亦可以見齊桓圖伯之事為不輕矣。然公子結方以秋與齊宋盟于郢。而其冬二國未伐。孰謂結之專盟為可以安國家利社稷乎。使結既盟而齊不來伐。則謂為結之功可也。是猶當以擅命罪之。况無益乎。木訥趙鵝飛經簽討結之抗且欺也。欺與抗小人猶忿而況隣國乎。況霸主乎。釋而不討。則啓奸招侮。敗伍業矣。三國書人將卑師少也。問罪而已。不務勝魯也。劉敞以為齊宋會于郢謀伐魯。公子結盟之為魯免難。觀今日西鄙之伐。魯難果免乎。蓋惑於書公子之例而不究其始終也。李俞集義謝湜曰。公子結將命出盟。猶不足以解齊難。故三國伐我西鄙。孫氏謂齊帥二國討鄭詹。然則魯之所以得過於齊。以其受鄭詹也。魯與齊鄰國而受其逋逃取禍之道也。凡諸侯未伐至國書伐我。不能

至國書伐鄙。過辱之事。聖人於魯常婉其辭。父母之國故也。胡安國曰。見前家鉉翁詳說齊桓之霸也。魯獨會之後。仇國可無會也。其後及齊人戰。又及齊人。宋人戰仇國可與戰也。又其後同盟于幽矣。而齊宋乃復為此參說者以為魯受鄭詹之故。或又以公子結遂盟有以召之。夫結知齊宋之謀不利我。故盟以伐其謀。非結之名之也。然春秋之書之責齊也。是歲成周有子穎之亂。衛師燕師稱兵伐周而立子穎。天子播遷于外。桓公不能討。乃以三國伐魯。前日割霸假王。命以服諸侯。今王室有難而不能以事齊。後於諸侯。王故卒未伐而取服焉。按此說寬平而近事情。諸家多謂齊宋怒結抗君而未伐。若止怒結之抗。不受其預盟。足矣。伐我者必其素謀爾。陳深讀春秋編三國稱人。持卑師少也。魯之事齊。內懷向背而不盡。信盟郵。盟幽。未嘗親往。又受鄭詹而齊未討。及結以勝事而遂盟。盟豈可固也。然卒未伐而問不恭之罪。以取厭焉。魯蓋無辭於討矣。襄陵許氏曰。先秦未采呂祖謙未解。敬鉉備忘。此齊宋怒結以勝而遂盟。陳亦怒而專於勝。故皆未伐。非由幽之盟以微者會也。杜注兼言之誤。發微以受鄭詹。此雖齊之宿怨。然非為此也。以他國不至三國伐之實結啓之也。書鄙者速

也。不至深入也。餘書鄙者倣此曰伐奉辭伐罪之義，何稱人。胡氏謂將卑師少也。經筌謂討其欺與抗也。稱人以將卑師少但問罪耳，不求勝也。理亦或然。石氏謂公子結之盟無益亦是。吳澄慕古魯之臣送己女為媵而遂與霸主大國盟不恭也是以聲其罪而伐之。陳亦以結媵其國人之婦而輕侵霸主故與齊宋同興問罪之師。結不知禮而為私為公。兩失歡好。皆書某鄙愚謂齊人擾諸侯以伐諸侯固有舉也。然魯之君臣亦有以召之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存辨趙氏曰春秋書魯之被兵遠不及國則言鄙。此類是也。近國則書其地。卽采丘是也。至言伐我則寇深矣。杜氏曰。見前杜預註。高氏曰。見前惠齊高閔集註。程端學辨疑。穀梁曰。其曰鄙。主通我國也。國有都有鄙。故伐鄙曰伐鄙。深人曰伐我皆直書耳。若曰不可以誰通我國。則是齊宋陳之兵本及國都。而孔子私改魯文曰鄙以遠之。之。古止伐鄙者。又何為辭乎。齊穎謙春秋諸國統紀春秋詳內事。故凡書加兵於魯者必言某鄙。其言者見於魯史者也。其不言者魯史所不見而事具於彼國之史者也。故哀八年吳伐我不言鄙。十一年齊國書帥師伐我不言鄙。事具於彼國之史。則其不言者本所闕也。李廉會通按。經書齊

某氏曰先前孫氏曰先前孫復華王發微胡氏

日見前胡安國傳臨川吳氏曰先前吳澄慕焉

丁惠王
未三年

二十年

高麗集註是年閏十二月。江充寬墓疏齊桓二十六年陳宣十九年杞共七年宋桓八年春宣二年楚堵敖熊歸元年

春王二月夫人姜

氏如莒

杜預註無傳。重言夫人姜氏如莒凡二。見莊十九年。

句夫人姜氏如齊詳見莊十五年。何休註月有再出也。不從四年己卯竟異國。徐彥疏註月者再出也。解云欲對上十九年秋

夫人姜氏如莒之文也。註不從至異國。解云即上四年經云春王二

月夫人姜氏葬齊侯于祝丘彼註云月有再出重也三出不月者省太。從可知例。然則此經不從四年之例而復出月者止為齊莒異國不得相因

故也。范甯註夫人比年如莒過而不改無禮尤甚。故謹而月之。陸德明釋文。莒音舉。穀梁傳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陸德明釋文竟音

境。楊士勛疏傳不踰竟。釋曰重發傳者比再如莒失禮之甚。故詳之。胡安國傳十有五年大夫姜氏如齊至是再如莒而春秋書者禮義天下

之大防也。其桀亂之所由生猶坊音房止水之所自來也。江充寬墓疏經解夫禮桀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詛集亂之所從生亂生之處則豫禁之。若桀宮固門闕寺宇之諸侯夫人父母沒不得歸寧之類坊謂堤坊又作防。古字通用衛女嫁於諸侯父母終恩歸寧而不得故泉水賦許穆夫人閔衛之亡思歸唁其兄而阻於義故載馳作墓疏並先許小序聖人錄於國風以訓後世墓疏太子傳衛有婦人之詩。自共姜至宋集公之母六人焉皆止乎禮義而不敢過也。夫以衛之政教淫僻風俗傷敗然而女子乃有知禮而喪義如此者。則以先王之化猶存焉者故也。使知男女之別革列反自遠於禽獸也。墓疏曲禮使人以有禮知自刑於禽獸今夫人如齊以寧其父母已終以寧其兄弟又義不得墓疏杜氏曰夫人父母在則禮有歸寧沒則使仰寧。宋國猶爾而况如莒乎。婦人從人所由生故初會于禚墓疏諸君及二年次享于祝丘四年又次如齊師五年又次會于防于殺七年又次如齊又再如莒。此以舊坊為無所用而廢之者也。墓疏經解以舊坊為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收以舊禮為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是以至此極。觀春秋所書之法則知防閑之道卷

纂疏按文姜以恒三年至自齊至是蓋年六十矣淫姦之行老而彌甚比歲如苦備書不削雖圖惡不容諱也唐武后年且八十多選美戶年為本寢內供奉醜惡無恥不可勝紀朱子綱目於武曌將祖之際屢書周以張易之為奉宸令周賜張昌宋許郡國公其亦春秋志姜氏如苦之遺旨歟

范氏曰見前范寡詩賜川吳氏曰見吳澄纂言張氏曰見張洽集詩高氏曰見惠齊高閭集詩張洽集註文姜比年如苦春秋詳書蓋與詩之變風相應當是之時一反關雎解趾之化而中國之俗於是大亂夫一國之黨繫一人之命此春秋所以詳書文姜之行歟孫復尊王發微文姜行惡比年如苦西疇崔子方經解苦魯蓋婚姻之國也故夫人亟如苦夫人亟如苦非禮矣故月之以見譏且春秋譏夫人如苦而不譏夫人如齊與會齊侯則其義深矣夫人如例時杜誣會義聖人筆削不私善惡之記也終身不正者文姜也凡所以如往之事春秋詳錄之所以謹後世之戒爾何氏曰見前何休註范氏曰見前范寡詩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惠齊高閭集註齊魯不穢姜氏無所容其身故雖非父母之國而數往焉夫以齊侯之女魯侯之妻莊公之母非不貴也然以失德遂無所容其身而明年遂薨春秋述其淫亂不可勝書故於將薨復三見之要其由惡以終為萬

永樂大典卷六五百五

十三

世婦人之戒端明戴漢講義文姜之惡豈容以人道責哉昔年如齊猶託名歸宗國連年如苦獨何名哉文姜不足道也獨莊公為可恨爾朱訥趙鵝飛經筌文姜於是蓋二毛矣死已無日而淫奔不已禽獸非屠戮無以禁其傳嘆彼得其死幸也黃震曰抄姜氏至是不老矣連年如苦何甚也陳深讀春秋編去秋如苦至是再往見魯之君臣不知禮義之大防任其出入自恣而至此極耶春秋屢書其惡以貶魯也敬鉉備忘非父母之國而如之一之為甚其可再乎一則猶疑非姦而違禮至于再則姦不可掩矣春秋如婚姻及婦人之出尤詳者以國禍多自此始為後戒滿後世婦人之禍有不可勝言胡氏罪莊公之言是吳澄纂言比年書夫人往他國以姦而曾莊若罔聞知昔年猶可諉曰年未長也今既長矣而如此其不踰竟踰竟非正也紹光二年吳氏會齊侯于禚王元杰徵義程子曰比年如苦甚之也元杰曰文姜宣淫與齊相會猶假歸寧之禮今兩如苦復何名焉羞惡之心亡矣其不失為禽獸也義希春秋直書其事惡自著矣除同前胡安國傳前臯集傳釋義文姜再如苦則莊公失防閑之罪著卷

教梁傳見前胡氏傳見前胡安國傳

永樂大典

卷六五〇五

左氏傳二十年春鄭伯和王室不克杜預註。克能也。執燕仲父執燕仲父南燕伯為伐周故。陸德明釋文。為伐于偽反。下文同。孔穎達正義疏。註燕仲父南燕伯。正義曰。譜亦云。南燕伯爵不知所出。服虔亦云。南燕伯爵夏鄭伯遂以王歸王處于櫟。秋王及鄭伯入于鄖。註鄭王所取鄭邑。釋文。鄭烏告反。遂入成周。取其寶器而還。冬王子頤享五大夫樂及偏舞。註皆舞六代之樂。釋文。偏音通。疏。註皆舞六代之樂。正義曰。言樂及偏舞。則樂之所有。舞志周偏。故知皆舞六代之樂也。周禮大司樂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鑒。大夏。大濩。大武。解玄云。比周所存六代之樂也。傳記所說雲門大卷。黃帝也。大咸。堯之。大韶。舜也。大濩。禹也。大濩。湯也。大武。周武王也。是為六代。奏黃鐘。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奏大簇。鍾。舞大夏。以祭山川。奏夷則。歌中呂。舞大濩。以享先妣。奏無射。歌火鐘。舞大舜。以享先祖。鄭伯聞之。見虢叔。註虢叔公子曰。寡人聞之。哀樂失時。殃咎必至。今王子頤歌舞不倦。樂禍也。夫司寇行戮。注。冠刑官。釋文。樂音海狹狹。上於喪反。下巨九反。若為之不舉。註云。賦賦。正義曰。周禮膳夫職。明日一舉。膳十有二物。皆仕眷反。賦賦去賦聲。正義曰。周禮膳夫職。明日一舉。膳十有二物。皆

禍也。是以王室之禍為可樂也。夫司寇行戮。司寇刑官也。夫司寇行刑。數之事。君為之不舉。是日天子為之不舉。盛饌去樂。而況散樂禍乎。而况故樂。王室之禍。非奸王之位。謂子頴入化惠王而篡其位。禍孰大焉。天下之禍。難孰大於此。臨禍忘憂。子頴當王室之禍。而無憂戚之心。憂必及之。必有殺戮之憂。及乎其先。盍納王乎。何不相與以討子頴。而衆納王之義。毛號公曰。虢叔之父。寡人之領也。虢公聞鄭伯之言。以為是吾之所未領也。東菑呂祖謙傳。說鄭伯和王室不充。當時子頴既立。惠王不知在何處。蓋是時都在京師。兩邊各自有黨。看和王室一句。便見得鄭在周調護。兩邊後。朱鄭伯以王歸。王處于櫟。此是惠王之黨少。不能使滕子頴。遂自出去避他。冬。王子頴享五大夫。樂及偏舞。偏舞是六代之樂。如魯有四代之樂。是成王當時賜周公之樂也。東菑呂祖謙續說。王子頴享五大夫。樂及偏舞。鄭伯聞之。見虢叔曰。寡人聞之。哀樂失特。殃咎必至。今王子頴歌舞不倦。樂禍也。奸王之位。禍孰大焉。臨禍忘憂。憂必及之。盍納王乎。虢公曰。寡人之願也。二十一年。王巡虢。虢公為王官于玤。王與之酒。皋。鄭伯之享王也。王以后之鑿鑑子之號。公請器。王與之爵。鄭伯由是始懲於王。王無事時。虢為厚於鄭。為薄有事時。鄭每先出力扶持。虢却全然不見。大凡

此慶。正是事之繫要。廉上自天子下至庶人。皆要識得。洛誥曰。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從志。於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矣。侮。周公告考。只以此一件事戒成王。蓋此却不是容易底事。看敬識兩字。便覺得如此難。須子細辨别。其果是誠意。未享。又須辨别。其是不誠。未享其間。有享雖多儀。誠意不及。此與不享者同。若不能用志。辨别其真偽。以誠意。未享者。皆亦不誠矣。享且如此。則其他事。事如此。如虢築宮于玤。此正是享多儀儀。不及物。惠王無事時。都被他以闇禮數取奉了。不特是此一事。每每如此。鄭伯却是得力。可倚伏底人。主却不曾識得。此周室之所以衰。正緣如此。顛倒了。譬如朋友中。無事時。以酒食笑語。相追逐底人。平時甚好。及至有患難時。却十分得力。故學者須是知所親疎。

夏齊大災。程

杜預註。無傳。未告以火。故書天大曰災。例在宣十六年。

三十年。宋炎。昭九年。陳災。十八年。宋衛陳鄭災。皆不言大。如此未告以名。故書大也。注。先寃菑跡。按。救災者。其志以善也。謂災及人。似公羊解宋

大水之說。辨疑權衡既言之矣。公羊傳大災者何大瘠也。何休注。春病齊人。瘠也。以加大知非火灾也。陸德明釋文。大瘠在亦反。病也。本或作瘠。才細及一本作漬。才賜反。鄭注曲禮引此同。徐序疏。大灾者何。解云。欲言大疾疫而禮書灾。故執不知問。注以加大知非火灾也。解云。正所襄三十年宋災昭九年陳大之屬皆不言大故也。襄襄九年傳云。大者曰災。小者曰大。注云。大者謂正服社稷宗廟朝廷下此則小矣。然彼是兩大自對故以災火對之。此則非大故更言大焉。大瘠者何病也。注。病有民疾疫也。解文刺力二反。疾疫也。疫音後。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及我也。注。與宋大水同義。病者。行亂之氣所生。是時魯任鄭疆。夫人如苦王。大齊侯亦淫。諸姑姊妹不嫁者七人。解。大邾似嗟厲。疏。注與宋大水同義。解云。即上十一年宋大水傳云。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及我也。注。晉書亦有水災。書魯則宋災不見。兩舉則煩。文不有故。捷例書外以見內也是也。注。齊侯生七人。解云。姜子春秋文。案。彼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先君桓公淫女公子不嫁者九人而得為賢君何。又此解言七人者。彼此其有誤矣。然則襄公霸諸侯。唯淫妹而已。齊人猶作南山淫產以利之。桓公小白相淫九人。而齊人不利之者。蓋以功。

水樂大典卷六十五

五五

瘡也。大瘡者何病也。非也。春秋何以不言大瘡大病而亂大火之名乎。又曰。何以言及我也。亦非也。春秋豈其詳外而略內哉。龍學孫覺經解大者非常之解。災者莫知其所從來也。齊大災者記其非常。且火之發不知所從來也。春秋詳內而略外。內之災異其書。我史故也。外災之書。惟周齊陳宋三數大國。便近者而已。蓋舉近可以明遠。記大可以知小也。春秋之傳。皇極之道。汨沒不叙。而天下災異不可勝紀。故春秋但取其著者書之耳。公羊曰。大災者何。大瘡也。按經書宋災。記甲午之日。宋衛陳鄭災。記壬午之日。豈是大瘡止於一日之間乎。非也。穀梁曰。其志已甚矣。按宋災不書太蒼亦甚而後至乎。亦非也。西齊崔子方經解大疫也。不以月志。知其為大疫也。大災例月疾。灾例時。杜擇會義。齊與魯葬國廟。災異亦有從而錄之者。春秋之世。皇不極而災異屢見。齊侯圍脩專務陵儀而方伯之道失其實。災之所致。不亦宜乎。穀梁所謂志已甚也。凡外災當其一二。則列國從可知。杜註尤前。杜預註公羊。校集曰。各見前。解疑曰。前見陸淳。解疑葉夢得。傳大災。災而大也。有大荒。有大札。有大災。大荒饑也。大札疾也。大災水火之變也。凡內災必目其所。宋陳災。不目其所。答之也。齊大災然後書。齊灾不書。以大故書也。曰。宮室廟庫壘市皆盡焉。爾古者。國有大災。類宗廟社稷。以是故重之也。息

永樂大典

卷六五〇五

大曰災。人大曰大。程氏曰：為害者亦曰災是也。程端學本義災。桓十四年，此書大則災之甚也。人事不理，則責見於天。春秋書之。使後世懼天威也。懼天威則謹人事矣。恐可曰適然而已乎。章老孫氏曰：鬼前龍學孫覺經解程端學辭疑。穀梁曰：其志以甚也。此說近之。公羊曰：鬼前李廉會通。李廉會通。張公羊曰：大災者何？大瘠也。大瘠者何？病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至及我也。註病者，民疾疫也。齊侯淫，諸姑姊妹不嫁者七人所致。此說無據。不取。張氏曰：見前張洽集註。壬申子類傳外災不書。書齊大災者，災及人也。李衡集說著災咎之多。

月十七，詳紀德元年。息齊高閑集註。

一時無事書首月。存天道王法也。

冬。齊人伐戎。桓作戎。秋作戎。杜預註。無傳。重

重言

言莊三十年，齊人伐山戎。林光史句解。齊始治戎。汪克寬纂疏。案數采擇作戎。蓋誤之。經書外伐戎十有九。皆書四亂。惟東八年吳兵主城下。十一年齊師伐戎。戰于鄆。兩書伐戎。此言齊人。則擇半師少安能深入乎。當從二傳作伐戎。張洽集註齊桓於是舉攘戎狄之兵。戎在徐州之境。最近齊魯。故先治之也。龍學孫覺經解春秋之時。諸侯衰。戎狄入居中國。齊桓行備。始興師伐之。蓋齊桓有意於中國也。然而用師亦止。書人者。以其德義未著而專事兵革。

春秋不遽廢。將有待也。杜誣會義厲王之暴。宣王興起之。六月之詩。宣王所以攘夷狄也。平惠以降。政教陵替。四夷乘之。後橫中國。周衰不能攘正而郤之。僻諸侯有能驅之。伐之懲之。父之。則中國少安矣。齊桓圖伯夫子之心。必欲其即率諸侯以攘逐夷狄。尊正中夏。是其職也。至此伐戎而書之。曰：人得無肯乎？三傳及諸儒畧而不解。且晉文之伯。一年伐楚而罰。見于經。今齊侯伐戎而反人之者。春秋以晉文之入而有救宋伐楚之功。蓋攘夷狄之心甚速。為可與也。齊桓之入。于今十年。滅諱滅遂。止欲貪廣土地。至於伐宋。伐鄭。伐魯。皆率諸侯而伐之。若此戎狄之類。木嘗率諸侯同力致討。故人而稱之。使若微者以見其用心之略。而徒欲以尊周為名也。息齊高閑集註。齊人曷為伐戎？戎晉我侵焉者也。西鄙之伐我。則服矣。伐戎者固我也。此小白之善經也。然不合諸侯者。齊侯自擅以貪功。其功則足以夸耀別國。而示人以莫已若也。春秋擇而人之者。原齊侯之心。非實為中國攘夷狄也。然而中國亦賴其賜。端明戴溪講義。齊桓至是始用師于戎。然猶未得其要領。曾未數年。戎敢於侵費。使曾君出奔于外。其怙強亦可知矣。及桓公親伐山戎。來獻戎捷。然後始不為中國患。蓋桓公圖霸之初。猶未暇遠略故也。平齊洪咨夔說。北戎伐齊。嘗乞師于鄭。齊有戎患。

舊矣桓公之僭。正欲尊中國。攘夷狄。楚有自王之罪。未遑問。而首伐戎。治
 濟。深入不毛。先致力於南夷。蓋得此意。真德秀讀書記。按大災之餘。不知
 恐懼脩省。而遷勤兵以伐戎。不待貳劑。而義自見矣。呂大圭。或問。或
 謂齊桓之入。至此十年。伐鄭。伐宋。滅譙。滅遂。其恃威力以加於中國者。若
 此。聖人皆詳錄之。而於此始。一見其伐戎。又稱人以微之者。凡以著其自
 為封植。而緩於攘却四夷也。信乎。不然。戎之為中國患久矣。齊桓之伯。
 盖無意於攘之哉。蓋緩以圖之。而未嘗急者。漸以處之。而未嘗遽也。中國
 諸侯有一焉之不安于我。則固不可以從事於夷狄。故其汲汲焉以會盟
 中國之諸侯者。所以治其內也。十年之久。而後有伐戎之舉。不用大兵。不
 動大衆。而聲罪致討之義嚴焉。則其規模之素定故也。故此年伐戎。書人
 三十年伐山戎。亦書人。則其不用大兵。不動大衆。亦可知矣。一捷之後。而
 戎始不能為中國患。而後齊得以專意於楚。此管仲之
 規模也。此諸葛亮五月渡瀘。縱禽孟獲。以服其心。而後得以專意於曹魏
 之意也。其不用大兵。不動大衆者。節制之師也。讀春秋至莊僖之編。當知
 聖人有懲憲桓公管仲之意。母徒槩以備圖而絕之可也。雖然。齊桓未伯。
 永樂大典卷六十五百五

中國哉。除周王元杰獻義家鉉弱詳說穀梁作伐我。公羊左氏作伐戎伐我。貶齊也。伐戎亦貶齊也。是時成周有子頴之亂。五大夫以衛師燕師伐周而立子頴。惠王出居於鄭之櫟。齊桓身為盟主。若聞聞知明年鄭伯號公胥命于胡。以兵討叛。殺子頴及為亂者。王入于王城。齊不能預也。王室傾覆則坐視而不救。戎未嘗為中國大患。伐非所先也。去年伐晉。今年伐戎。大半皆遂利而自私。於王室何有。春秋人之所以貶也。黃震曰。抄裏陵許氏曰。戎自春秋之初即見。荆乃後起。故攘中國之患。宜莫先戎。齊桓既霸七年。諸侯畧定。自是始伐戎。愚謂荆大戎小。量力亦當自戎始也。張氏曰。見前張洽集註。陳深讀春秋編齊桓既霸七年。諸侯畧定。至是始伐戎。左傳是年王居鄭。敬茲備忘微者稱人。例之常也。或有貶而稱人。變也。此一事。公羊左氏皆不釋人字。史因赴而書。聖人存之。或謂亦見齊桓以兵屬諸侯及隣國以先自封殖。今始一伐戎為譏。此言過矣。宣王猶內脩政事。外攘夷狄。苟內政不修。豈能外攘哉。桓雖不能為王者之內修其政。而以兵屬諸侯。亦必待大而伐戎也。然豈急於攘乎。伐戎之後方討楚。自有次參經筌。舊亦常以宣王內修政事此桓。至此曰。緩何不自信耶。穀梁謂伐我者誤。故來戰。宋伐鮮有不書鄙者。雖哀公八年九年有伐我之文。此誠我者誤。

永樂大典卷六千五百五

二元

伐戎待大而方謀。外攘之漸是也。程端學本義。戎為中國患。天子方伯不能治。而齊桓伐之。中國以寧。此其功也。然桓非受命之傳。不告于王。而專伐之。此其辜也。張氏曰。見前張洽集註。許氏曰。見前黃震日抄。真氏曰。見前真德秀讀書記。王元杰獻義。程氏曰。春秋書齊人伐戎。而桓公討戎之不力。由此見矣。元杰曰。齊桓伐戎之時。子頴構亂。王室所當興勤王之師。效臣子之職。豈非大義所當為耶。捨此不務。方且興師伐戎。是孰重而孰輕也。然王室之亂。經削不書。所以存萬世之綱常。伐戎之後。經貶齊書人。所以責伯主之失義。子奪之法。豈不明乎。俞莘集傳。釋表戎。濟陽路。濟陽之戎也。近於齊。必因齊灾而侵之。故齊為伐以報也。大灾之後。不知脩省。而伐人罪可知也。李衡集說。著齊以伯主自任。故為曾伐戎。而不能靖王室之亂。張氏曰。見前張洽集註。呂氏曰。

見前呂大生或問。家氏曰。見前家鉉弱詳說。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五百五

永樂大典 卷六五〇五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分校官修撰臣陳以勤

書寫儒士臣胡邦寧

臣董仲裕

圈點監生臣林汝松

臣董仲裕